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八

周濂溪集

捌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五



遺書

諸儒通書類說

延平師友問答

承惠示濂溪遺文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
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文今乃
得一觀殊慰卑抱也

云云餘見遺事

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章切謂此章正是發明

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其甚形迹

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

一物在上在左右

云云

蓋秉彝之性才存主着

這裏便似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
刻離而道之不可得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
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
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
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先生曰

此段者得其好更引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
有作一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顯微之理於
承祭祀時爲言者只爲於此時鬼神之理昭
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

晦庵文集并語錄問答

通書總論

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其甚淺如呂氏童蒙家訓
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

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
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遠近高下之可道
哉

云云與汪帥書

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
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
物之先文字字之外也

云云答何叔京書餘

見後

黃文云通書便可上接語聖孟先生曰此語孟

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又
曰濂溪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李

方子錄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
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余大雅錄

誠上章

問誠者聖人之本曰此言本領之本聖人之
所以聖者誠而已董銖

二五五 小一

濂五

三

信

或人問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曰誠之爲言
實也呂氏此說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
本蓋指實理而言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
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
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
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
言也

問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通書至

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

無不同

吳伯豐

善須是至善始得如通書至善亦是

湯冰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

金去偽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如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萬人傑

張元德書問通復二字曰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云云潘時舉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
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
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爾曰冬間地
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
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
之氣復為生氣也 潘時舉

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曰須時復將
來子細研究如通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

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
這一箇做將去 楊道夫

黃直卿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
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
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這箇物事 又記物事二
字是氣字 流行到這裏
來這裏住着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
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成其子

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

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

百氣去蔭又記是養字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

用養又記養字是恁地字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于

事之得其所是一生應而曰他又自這裏

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甘節錄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

為利為貞則亦元之為耳此元之所以包

二十五年八月廿八日 濂五 六 信

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

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

山之說也以用言則元為主 答方伯謨書

誠下章

問誠者五常之本曰誠是通體地盤李方子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

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

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

相無也董銖

誠幾德章

光祖問誠無爲幾善惡曰誠是當然合有這
實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

善或向惡

葉賀孫錄：又一條云幾善惡便
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

惡了德便只是善一以爲
聖爲賢只是這材料做

誠無爲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
都不犯手執幾善惡則是善裏面便有五

性所以爲聖所以爲賢只是這箇

云云黃義剛

道夫言誠無爲幾善惡蓋誠者自然心之實理
無俟營爲及幾之所動則善惡著矣夫善之
所成則爲五常之德聖人不假修爲安而
全之賢者則加克復之功聖賢雖有等降
然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可見
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曰固是如此但幾是
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

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
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
是要切又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
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
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
惡也此似祇是說得善之一脚曰通書從
頭是說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
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皆是也

楊

賀孫問誠無爲幾善惡一段者此與太極圖
相表裏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

葉

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裏方始
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
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

葉

通書中所謂誠無爲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
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

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箇中陰陽動靜之意也

答黃直卿論太極善注云云

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警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昭合也

答蔡

李通書曰

二十七三小十七

濂溪

九

信

舉似先生答蔡丈書濂溪先生通書數數拈出幾字云云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爲便是自家

切已處葉

人傑問去歲見蔡丈李通說通書誠無爲爲幾善惡愛曰仁一段云周子亦有照管不及處既曰誠無爲則其下未可使着善惡字如何先生云正淳如何着人傑曰若既誠

而無爲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
得無惡先生云當其未感立性且備豈有
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
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
此也三三云萬

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爲有感而動即有
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
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

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不是時便一切反
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
欲時方是曾祖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口管說
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
字余大雅

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
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

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
然之體而已或疑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
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右

此明

此證

惡幾

周子誠



善幾

胡氏誠



之意

之說

善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
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

本而榦自榦而末上下相達者道心之發
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
也其旁榮側秀若寄生虎贅者此雖亦誠
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
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
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
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
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

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
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
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
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
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
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
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先
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

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
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
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
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先生
曰此說得之

答趙

致道問

愛曰仁猶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措
出仁韓子博愛之謂仁復把博愛做仁了

瞭不同

說誠幾德章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
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
不測耳

林文孫

問通書第三章解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
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
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
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
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
周子之言秤等得輕重極是合宜

董銖

聖章

林問入德莫若以幾此最要否曰然問通書
中聖第四章解幾字云動靜體用之間如
何是動靜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時
在人識之爾

徐寓

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
動動而未分者便是

李方子

問通書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先生云便是看得文字麓踈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萬人傑

慎動章

問動而正曰道止 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八 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王 曰亦有此理萬

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先生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直卿

云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通
書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
葉賀孫

道章

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
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
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
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

是嘉之會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
物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其在人則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小小
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
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周子遂利者爲義之
喚作中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物至此無不得宜
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者乃事之幹萬
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

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
君子云云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
去故足以爲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
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
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
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云云無是是非之心非智
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

易故曰智

周子則謂之
正也

董錄

知是非之正爲知故通書以正爲知廿節

問通書注云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必大
向者侍教雖已略聞大意今按圖解有曰
其行之也中又曰中者嘉穀之會也所謂中
即禮者固明白矣至於正則不過曰其處
之也正又曰正者貞之體也智之義固在
其中然恐初學者讀之猶未能分明欲乞
更詳下一語如何曰元亨利貞分配仁義

禮智先儒已有定論矣故只如此說意亦

自見

吳伯豐

師章

問師一章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具兩端如這扇便有面有背自人心言之則有善有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

徐寓

或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惡却於剛柔二善中擇一中而立焉

金去偽

文蔚曰通書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此句說得好先生曰古人自是說得好了後人說出來又好

陳

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纔說性時便是兼氣稟而言矣

云云

性須是有箇氣質方說

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天道
下性字不得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此所謂天命之
性者是就人身上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
不雜氣稟者而言耳若纔說性時則便是
夾氣稟而言所以說便已不是性也濂溪
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
是此五者它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

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
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
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
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

沈憫

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
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
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

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注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萬人傑

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林

嶽六孫

所論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所以轉移

二六

十

濂五

十

王

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之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答孫吉甫書

潘君者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云云此書謂中為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

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脩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

通書中但云中者和也中節也又云中焉止矣周子

之意尤為明白
答何叔亨書

幸章

三六六

卷三

源五

升

三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内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聞過而改故耻為

重 沈問

思章

問通書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
通為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先
生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

通是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
感便通特應之耳先生曰聖人也不是塊
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
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
耳時舉因云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
事至才思便通耳潘

睿有思有不通聖無思無不通又曰聖人時
思便通非是塊然無思撥着便轉恁地時
只是箇瓠子甘節

志學章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
聖人未嘗自以為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
謹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曰不消如
此說天自是天人自是人人終是如何得
似天自是用法天沈憫

問志伊尹之所志乃是忘於行曰只是不志

於私令人仕宦只爲祿伊尹却祿之天下
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云雖志於行道
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
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
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
達諸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爲家家分
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
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
而懷之却是私

廖德明

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
本是要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
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一不理會
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
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
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

熟廖

志便丑之所志便丑耻君不及堯舜一夫不
得其所若捷于市學者若橫此心在胸中
却是志於行莫不可曰非是私修身養性
與致君澤民只是一理齊魯周

問過則聖又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
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但丑時如何說曰
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心氣一促
丑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沈憫

禮樂音

仁父問禮之用和為貴集注載程子禮樂之
說河如曰也須先是嚴然之心有以二直是
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
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只是他情
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
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這如何

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
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通書
禮理也樂和也止故禮先而樂後說得最
好葉貫孫

禮樂固必相湏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
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
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
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

先而樂後此可見也答廖子晦書

動靜章

來論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
對之動此所未論動靜二字相為對代不
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
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
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
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

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論又有動則離性之說尤所未諭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以沒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靜則或失其性耳故文定春秋傳曰聖人之心感物而動知言亦云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皆未嘗有聖人無動之說也却是後來分別感物而通感物而動語意迫切生出許多枝節而後人守之太

過費盡氣力百種安排幾能令臧三耳矣
然其難而實非恐不可不察也

答胡實仲書

問通書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
動而無動神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曰
人在其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造化否曰
神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
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
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

指形器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
在其中須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而言
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箇竹椅固
是一器到通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

徐禹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譬
之晝夜晝固是屬動然動却來管那神不
得夜固是屬靜然靜亦來管那神不得蓋
神之為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

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 潘時舉

動靜章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 李開祖

楊至之問通書永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為一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兮闢兮其無窮兮為一截混兮是利貞誠之復闢兮是元亨誠之通注下自

五十一

廿七

五而一自五而萬之說則是太極常在貞上恐未穩先生大以為然曰便是猶有此等硬說處 李方子錄

問楊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 董

聖學章

或問聖可學乎止一為要這箇是分明底一

不是鶻突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
是理會得敬着落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
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亦只是說箇大槩明
通在已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處涵
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
解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
用安身也又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明通
即圖之陰靜動直公溥即圖之陽動葉賀

五

六八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
亦難揆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

只說箇敬字 余大雅

又試者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爲有欲此
心便千頭萬緒

問明通公溥云曰此四字只是依春夏秋冬
之序相配將去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亨

公配金義利溥配水智貞 沈澗

